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一回 遊星洲馬氏漏私煙 悲往事伍娘歸地府

話說周庸祐因回鄉謁祠，族中紳耆子姪，正和他一塊兒在祠內燕飲，因聞祠外喧嚷之聲，都跑出來觀看。原來周有成因吃醉了幾杯，到祠外游逛，這時鄉中各人，都向周有成說東說西，有說他的兄弟富貴回來，定然有個好處。有的又說道：「你來看，鄉中各人，尚得他幾百銀子起做屋舍，何況他親房兄弟？若不是帶他做官，就是把大大的本錢過他，好做生意。」說了，誰想周有成就鬧起來，嚷道：「你們說得好聽，因困窮的時候，可不是識得俺嗎？他自從一路發達起來，哪有一個子回來把過我？這會子做了官回來謁祖，各人都有銀子幾百，也算領得他恩典，對著俺就沒有一句說過來。你們不知得，就當我是掘得金窖，種得錢樹，怕俺明兒就要到田上種瓜種菜；若是不然，只怕餓死了，都沒有人知呢！」說了，還是東一句西一句的蠻鬧。那周庸祐聽得，好不臉兒紅漲了。當下就有做好做歹的，扶周有成回去，各說道：「你醉得慌了，還不回家，鬧怎麼？」周有成還自絮絮不休，好容易扶他回到屋子裡。周庸祐自然見不好意思，有些人勸兩句說：「他是醉慌了，大人休要怪他。」周庸祐略點頭稱是，遂不歡而散。次早將各船開行，囑令馮少伍到省，即打點分發，送與鄉中各人得銀項，不在話下。只周庸祐在省過了兩天，因又在羊城關部前添買了一間大宅子，卻把第八房的姨太太銀仔，遷回這里居住，香屏三姨太仍在素波巷，自己卻和馬氏回香港去。來自從九姨太鬧出田姐那一案件，馬氏卻在周庸祐跟前，往往說姬妾們的不是，所以周庸祐也不回九姨太那裡去。惟是香港規則，縱然休了妻妾，也要給回伙食的。可巧這時，那口記的辦館生理，也與周庸祐揭借了十萬銀子，故周庸祐就使口記辦館的老闆梁早田，將息項每月交一百四十塊銀子與九姨太作使用，內中六十塊銀子當是租項，其餘八十塊，就是家用的了。因此上各姬妾見周庸祐將九姨太這樣看待，倒有些不服。因那田姐本是馬氏的隨侍近身，留過九姨太使用，這回引蛇入宅，馬氏本有些不是，這會偏盡推在九姨太身上，又不責田姐，好沒道理！只雖是如此，怎奈各人都畏忌馬氏，哪個敢說個不字來？

閒話不表。且說馬氏生平已是憎惡姬妾，這會兒周庸祐休了九姨太，正如乞兒分食，少一個得一個。那日對周庸祐問起九姨太那裡，每月使用給回多少銀子。周庸祐就把口記的揭項利息，交割一百四十塊銀子的事，對馬氏說知。馬氏道：「口記老闆是什麼人，大人卻把十萬銀子就過信他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那老闆是姓梁的，為人很廣交的，就是北洋海軍提督丁軍門，也和他常常來往。其餘別的官員紳士，就不消說了。況且又是有家當的人，所以他的生理，還做得很大，不特供應輪船伙食，兼又租寫輪船出外洋去，因此就信他，十萬八萬也不妨的。」馬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他既是常常租寫船隻出外，我們就乘他船，上外洋逛逛也好，但不知往哪處才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都使得，但游北京也好。只北京地面，寒時就雪霜來得利害，夏時就熱到了不得了。若要到日本去，惟他國的人，見了纏足的婦人，怕不要嘩笑起來嗎？至於金山地方，就不容易登得岸去。單是南洋一帶，地土溫和，到到也好。」馬氏道：「果然是好的，不知他何時方有船往那裡？」周庸祐聽說，就拿了一張新聞紙看看，恰可遲四五天，就是香星輪船開行。這香星輪船，是那梁老板占些股本，現在又是口記字號料理，不如附這船去罷。

馬氏聽罷，好不歡喜，隨說道：「但不知去了何時才得回來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由得夫人的主意，若多兩月，就多游三兩個埠頭，卻也不錯。」馬氏道：「這都容易。但那地方洋膏子究竟怎樣？若是不好的，就要一同帶去也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星加坡那埠，是帶不得洋膏子的。若到那裡時，那船自然有三五七天停泊，不如先將洋膏藏在船上，待登岸時，或托人到洋膏公司那裡說個人情，然後帶上岸去便是。」馬氏聽罷，連說有理，就打定主意，要游南洋去。一面著家人打點行李，又囑管家駱子棠道：「別處的洋膏，不像我們家裡的，我將是游外埠去，只現在所存得二百兩洋膏，就從今日趕熬五百兩上下，隨身帶去。」駱子棠答聲「理會得」，便下來打點。因馬氏抽的洋膏，是高麗參水熬的，別的自然不是抽不得。果然三兩天，就熬了洋膏四百多兩，連舊日存的，統通六百兩上下。到了那日，即帶同丫環寶蟬，及新買的丫環碧霞、紅月，及梳傭六姐，並自己一子兩女，及僕婦幾人，與周庸祐起程，即附香星輪船而去。那船主因他們是老闆梁早田的好友，致囑船上人，認真招待。

自從那船開行之後，馬氏本向來不慣出門，自然受不得風浪，鎮日裡只在炕上抽洋膏。若遇風平浪靜，就在窗子外望望海景，真是海連天，天連海，倒曠些眼界。一路經七洲洋、瓊州口、安南口，不消六天上下，早到了星加坡埠。馬氏令人一面收拾煙具行李，正待將存下的洋膏子交付船上收貯，只見洋煙公司的巡丁，已紛紛登船搜查搭客，有無攜帶私煙。周庸祐只道他們搜查什麼，也不甚留意；一來又付自己是坐頭等房子的人，比不同在大艙的，要亂查亂搜。誰想一個巡丁到處一張，只見馬氏一個婦人，卻有許多婢傭跟隨，正在收拾煙具。看那些煙具好生貴重，料不是等閒的人家，定帶備許多洋膏，未必到這時就吸個乾淨，就即上前查檢。

原來凡一個煙公司的人役，哪有法兒查得走私，不過看輪船搭客，有無洋膏餘存，就拿他錯誤。這會恰可查到馬氏，翻箱倒篋，整整查出五六十大盅，都是洋膏，不下六百兩，好生了得！就對馬氏說道：「你可知星加坡規則，煙公司是承了餉辦得來，哪容得你把這般大宗私煙來走漏？」馬氏慌了道：「我們不是走私漏稅的人，不過是自己要用的，我家大人就是現時駐英國的欽差參贊，哪裡像走私漏稅的人？」那巡丁道：「我不管怎麼三贊兩贊，既是有這大宗私煙，就要回公司裡報告了。」說了，這時周庸祐正在大餐樓坐著，聽說夫人被人搜著私煙，急跑過來，還自威風凜凜，把巡丁亂喝道：「你們好沒眼睛，把夫人來混帳！」那巡丁被他喝得無明火起，不理三七二十一，總說要拿煙拿人。周庸祐沒法，急求船主，好說個人情。那船主到時差不多喉也乾了，那巡丁才允留下馬氏各人，只攜那幾百兩洋膏回公司去，聽候議罰。

周庸祐與馬氏沒精打采，只得登岸，先尋一間酒店住下，好托人向煙公司說項。又聽得船上人說，香港梁早田和他煙公司人很相好的，急的打了一張電報回港，叫他回電說情。初時煙公司的管事人，仍堅執要控案重罰，沒奈何周庸祐又往星加坡領事府那裡，求他代向公司解說。東羅領事雖見周庸祐曾作英京參贊，本是個同僚，只是自己面目所關，若向公司說不來，那面目怎過得去？左思右想，才勉強一行，向那公司說道：「這周某是駐倫敦的參贊大人，他本未曾滿任，因那龔欽差常向他索借款項，故此回來。這樣究竟是一個參贊，若控到公庭，就失了一國的體面了。」這時，那煙公司是潮福人承辦，本與廣府人沒什麼感情，怎奈既得了梁早田的電報，又有領事來說項，不好過強，落得做個人情，因此講來講去，便允罰款一百塊銀子，洋膏充公，始免到公堂控告。這場風波，就算是了結。只雖是了事，奈馬氏向來吸的洋膏，是用高麗參或是用土術參熬水煮成的，那時節失了這宗洋膏，究從哪裡再覓得來吸食？便對周庸祐怨道：「我只道一個參贊大人哪事幹不來，偏是些洋膏子就保不住。別家洋膏，我又向來吸不慣的，如何是好？」周庸祐聽了，也沒言可答，只得又向煙公司說妥，照依時價給了，把那幾百兩洋膏子買回，以應目前之用。惟馬氏自從經過這次風潮，見外國把洋煙搜得這般嚴密，便把游埠的心都冷了一半，恨不得早日回來，倒覺安樂，便不願往前處去。周庸祐自然不敢卻他意思，在星加坡住了些時，就打算回港。

自馬氏洋煙波獲一事傳到家中，上下人等，統通知得。就中單表二房伍氏，見馬氏這般行為，周庸祐百依百順，倒覺煩惱。俗語說：「十個婦人，九個胸襟狹隘。」覺馬氏行為，不過得眼，少不免要惱起病來，因此成了一個陰虛證候。內中心事，向來不敢對周庸祐說一聲，因怕周庸祐反對馬氏說將出來，反成了一個禍根，只得惱在心裡。這日聽得馬氏在外被人查出了私煙，好不失了臉面，愈加傷感，就咯血起來。鎮日只有幾個丫環伏侍，或香屏三姨太及住關部前的八姨太，前來問候一聲兒，餘外就形影相對，差不多眼兒望穿，也不得周庸祐到來一看。已請過幾個大夫到來診脈，所開方藥，都是不相上下的，總沒點起色。伍氏自知不起，那日著丫環巧桃請香屏到來，囑咐後事。

不多時，香屏到了，只見伍氏哭得淚人一般。香屏先問一聲安好，隨又問道：「姐姐今天病體怎地？」伍氏道：「妾初時見鄧大娘子的病，還借他沒點胸襟，今兒又到自己了。你看妾的膝下兒子，長成這般大，還鎮日要看人家臉面，沒一句話敢說，好不受

氣！但不是這樣，又不知先死幾年了。一來念兒子未長成，落得隱忍。今兒這般病症，多是早晚捱不過。妾也本沒什麼罣礙，偏留下這一塊肉，不知將來怎地。望妹妹體貼為姐，早晚理理兒！」香屏聽了，哭道：「姐姐休掛心，萬事還有我，只望吉人天相，病痊就是好了。」伍氏道：「妾日來咯血不止，夜來又睡不著，心上覺是怔忡不定，昨兒大夫說我心血太虧，要撇開愁緒，待三兩月，方才保得過。只是愁人一般，哪裡撇得開？況這般嘔氣的人，死了倒乾淨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八姨太過來，看見這個情景，不由得心上不傷感。正欲問他時，伍氏先已說道：「妹子們來得遲，妾先到這裡的，還是這樣；你們為人，休要多管事，隨便過了，還長多兩歲呢。」八姨太聽了，敢是放聲大哭，引動各人，倒哭做一團。伍氏又喚自己兒子到牀前，訓他休管閒事，奮志讀書，早晚仗三姐來教訓教訓，也要遵從才是。那兒子十來歲年紀，哪不懂事，聽了還哭得淒楚。各人正待與伍氏更衣，忽見伍氏眼兒反白起來，各人都嚇一跳。正是：

生前強似黃梁夢，死後空留白骨寒。